

# 核之城，走進被遺忘之前

三軍總醫院 一般科 許家瑜

二月時在核子醫學科輪訓，碰巧遇到原子核爆健康諮詢與研討會，院方邀請日本長崎大學的朝長萬左男教授前來，朝長教授（現82歲）除了分享自己身為原爆倖存者的經驗，也因此繼而選擇長崎大學醫學部就讀、並進一步選擇成為血液腫瘤科的醫師，而在後續的研究持續發現原爆對倖存者及其基因的進行式傷害，親歷的創傷與研究發現使教授長年並持續的參與反核運動，那場演講的內容使在場的與會人員無不屏氣凝神，也默默讓我埋下了到原爆城市造訪的念頭。

隨後而來的一次海外旅行便因好奇心驅使，安排在了廣島和長崎，我走過了核爆圓屋頂、核爆中心點、和平紀念公園與大水池，也逡巡了見證坍塌的教堂與神社的殘破瓦磚。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件事是，參訪兩所核爆資料館的日子，都恰巧遇到日本當地的國小和國中生在進行校外參訪活動，成群的學生魚貫穿梭在各項歷史展品前、拿著筆記本抄抄寫寫，配上在旁陪伴、不時低聲與他們討論的隨隊老師，稚嫩的臉龐們似是苦惱地挑選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展品、臨摹畫上學習單。

此外，路上看到最多的除了日本國人，就莫過於歐美遊客了，雖然我明白地意識到並不是所有有著高加索特徵的白人就是英國或美國人，但猜測還是有高比例是當時主戰國家的後代，看著一個個日本導遊跟他們講解戰爭

爆發和原子彈投下前後的故事、對當地景觀及人民健康與破壞與影響，想著雖然時空早已不同、價值觀和際遇各異，但寫著血統的臉和現下時空的互動關係，確實和館內正陳述著的歷史有著奇異的對比與衝突。

在廣島資料館，我發現了一幅這樣的風景，因為不會拍到當事人正面，我便趕緊舉起手機記錄了下來。當時我已位處接近展區出口的一處海報區，因為廣島資料館的展品藏量龐大，便意興闌珊加快速度地跳躍閱覽著，突然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年輕男孩，身



2025年4月攝於廣島核爆資料館。

形讓我推測其頂多是國中小學的年紀，他正背對著紀念品販賣店的嘈雜人群，專心注視著海報內容並用手機仔細拍攝了下來。

美國神經科學家大衛·伊格曼曾說：「人的一生中會死三次，第一次是腦死亡，意味著身體死了，第二次是葬禮，意味著在社會中死了，第三次是遺忘，是這世上再也沒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There are three deaths: the first is when the body ceases to function. The second is when the body is consigned to the grave. The third is that momen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when your name is spoken for the last time.” by David Eagleman.）」

時至80年後的今日，我仍然會在日本大小博物館、美術館等等場所的售票處，看到門票優免族群的備註，除了老人孩童、身心障礙族群，還有原爆倖存者這樣的特別族群，也因此總是一次次地被勾起那趟旅行的所見與回憶。

在西元1945年8月6日8點15分與8月9日11點02分，生活在廣島與長崎的人民與後代，如朝長教授所說，因兩粒被投下的原子彈，永遠的並持續地被改變了，寫下的此刻再想想，其實願意踏足這兩個城市的旅人，就已經是有心理準備和想要認識這段過去的，而只要我們沒有遺忘，他們便沒有真正死去。☸

